

评新文化运动

章士钊

题记：

本文原载《甲寅》周刊第一卷第九号（1925年9月12日出版），署名孤桐。

作者简介见270页题记。

本篇作已三年，未见适之发抒何见，惟近于《国语周刊》，囿其词以拒之曰：不值一驳。实则吾文所陈诸理，可得与天下后世人共明之。事越数载，文厄益深，偶一循览，其言仍未可易。请更褫之，重与细论。此之行远之力何如，虽难自信，而其粗明大义，有关世运，谓斯时即轻轻为适之所下四字放倒，谅不尔也。昨岁在沪，适之曾面告愚，子所讨论诸点，已成过去。文化大事，适之竟看作时辰表，针簧上下张弛，惟其手转，尤属奇谈。揣适之所谓过去，殆指今之后生，竟为白话，甚嚣尘上，遮国学不见已耳。此乃病态群理，尤宜痛治。于斯谓健康为过去，医者议复元气，讽以失时，有是道乎！前岁北京农业大学，招考新生，愚在沪理其文卷，白话占数三之二，文言三之一，文言固是不佳，白话亦缴绕无以。愚曾告人，此事应由适之全然负责，盖适之倡为白话文，恰是五年，中学卒业，出应大学初试，即其时也。今年愚复试农大新生，限令不为白话文，乃全场文字，词条理达，明瞻可观。猝然得此，迥出意料之外。适之之时辰表，从此逆转，良未可知。过去与否，岂由一人之口说而定？适之又病本文刻至之言，疵为谩骂，读者辨之，其然岂然。北京报纸，屡以文中士与读书人对举，为不合情实，意谓二桃之士，乃言勇士，非读书人。此等小节，宁关谋篇本旨，且不学曰学，其理彼乃蒙然，又可哂也。

愚昨以杭州暑期学校之招，讲演本题。愚论之当否，何敢自执，然批评之学，

吾夙无之。自有文化运动以来,或则深闭固拒,或则从风而靡,求一立乎中流,平视新旧两域,左程右准,恰如是非得失之本量,以施其衡校者,吾见实罕。拙评之起,或为椎轮。吾友胡敦复同游湖上,闻愚说而善之,以为可与天下人共见。迩来愚在长沙、南京、上海、北京等处,为此说者屡矣。久思笔述,因循未就,今因敦复之请,为撮其概略于此,其详当俟异日也。

文化二字,作何诂乎?此吾人第一欲知之事也。以愚所思,文化者非飘然而无倚,或泛应而俱当者也,盖不脱乎人地时之三要素。凡一民族,善守其历代相传之特性,适应与接之环境,曲迎时代之精神,各本其性情之所近,嗜好之所安,力能之所至,孜孜为之,大小精粗,俱得一体,而于典章文物,内学外艺,为其代表人物所树立布达者,悉呈一种欢乐雍容情文并茂之观,斯为文化。惟如斯也,言文化者,不得不冠以东洋西洋或今与古之状物词。若剥去此类加词,而求一物焉,能履足人类之意欲,表褻人类之材性,放之四海而皆准,俟之百世而不惑者,字曰文化,殆非理想中之所能有。果其有之,亦适如公孙龙之白马论,外白马而求马,同蹈逻辑实苦求共相之失,莫可救也。今之言文化者,以为其中有此共相,因虚拟一的,群起而逐之。其的之为正为鹄,及大小远近何若,殆无一人有差明之印象。东西古今之辨,虽亦为心目中所恒有,而以此特文化偶著之偏相耳。人有通欲,材有通性,西方何物,有为者亦若是,因谋毁弃固有之文明务尽,以求合于口耳四寸所得自西方者,使之毕肖。微论所得者至为肤浅,无足追摹也;即深造焉,而吾人非西方之人,吾地非西方之地,吾时非西方之时,诸缘尽异,而求其得果之相同,其极非至尽变其种、无所归类不止。此时贤误解文化二字之受病处,敢先揭焉。

其次则状文化曰新。新之观念,又大误谬。新者对夫旧而言之,彼以为诸反乎旧,即所谓新。今即求新,势且一切舍旧。不知新与旧之衔接,其形为犬牙,不为栉比,如两石同投之连线波,不如周线各别之二圆形。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,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,不当为古人之言。此语之值,在其所以为今古之界者而定。若谓古人之言之外,别有所谓今人之言者,崭然离立,两不相混,则适之说,乃大滑稽而不可通。今假定古人未尝有言,即有言而吾人已浸忘之,或者相禁不许重提一字。同时复假定继祖承宗之制度文为,化为乌有,如鲁滨孙之飘流

绝岛者然。则试闭目以思,吾人破题儿第一声,当作何语?此将智同仓颉,口创六书,听者各有神悟,自然了解;抑将伊优亚,狻狻牙,或犬或否,唯东方朔能射其覆矣乎!如属后者,可知今人之言,即在古人之言之中。善为今人之言者,即其善为古人之言,而扩充变化者也。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,故其所为今人之言,文言可也,白话亦可,大抵俱有理致条段。今为适之之学者,乃反乎是,以为今人之言,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;而所谓领域,又以适之为大帝,绩溪为上京。遂乃一味于胡氏《文存》中求文章义法,于《尝试集》中求诗歌律令,目无旁骛,笔不暂停,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。有时难读,与曩举郭舍人所拟六字,相去不远。语称其父杀人,其子必且行劫。弊所由中,适之当自知之。惟文化亦然,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,而决非无因突出于旧者之外。盖旧者非他,乃数千年来巨人长德方家艺术之所殚精存积,流传至今者也。愚尝谓思想之为物,从其全而消息之。正如《墨经》所云:弥异时,弥异所,而整然自在。其偏之见于东西南北或古今旦莫,特事实之适然,决无何地何时,得天独全,见道独至之理。新云旧云,特当时当地之人,以其际遇所环,情感所至,希望嗜好所逼糅,情力生力所交乘,因字将谢者为旧,受代者为新已耳。于思想本身,何所容心。若升高而鸟瞰之,新新旧旧,盖诚不知往复几许。五十年来,达尔文之《天演论》,如日中天,几一扫前此进化诸论而空之。今德之杜里舒,标生机主义则反之。法之柏格森,倡创造进化又反之。杜氏所谈生机自主,非同机械,纲维主宰,别有真因,与达氏前此所排之结局论,转形相近。柏氏万物皆流之说,近宗黑格尔,远祖额勒吉来图,且即达尔文之学,亦非独创。近古者且不论,据柏格森诏我,适者生存之义,希腊之言披图格即主之,徒以为雅里士多德所峻拒,故尔不昌。由斯所谈,言披图格也,达尔文也,结局论诸贤也,杜里舒也,额勒吉来图也,黑格尔也,柏格森也,以及其他无量数之学者也,吾欲以新旧字分牒之,使之截不浑淆,将何牒而可乎!意大利之文艺复兴,其思潮昭哉新也,而曰复兴,是新者旧也。英吉利之王政复古,其政潮的然新也,而曰复古,是新者旧也。即新即旧不可端倪,必通此藩,始可言变。愚为此言,非谓今之学理政术,悉为前有,广狭同幅,了无进境也。特谓思想之流转于宇与久间,恒相间而迭见。其所以然,则人类厌常与笃旧之两矛盾性,时乃融会贯通而趋于—。盖凡吾人久处—境,饫闻而厌见,每以疲恭恼

乱,思有所迁。念之初起,必且奋力向外驰去,冀得崭新绝异之域,以为息壤,而盘旋久之未见有得。此岂南方有穷,理亦犹是乎,抑造物狡狴,困其智力乎。姑不深论。于时但觉祖宗累代之所递嬗,或自身早岁之所曾经,注存于吾先天及无意识之中,向为表相及意志之所控制而未动者,今不期乘间抵罅,肆力奔放而未有已。所谓迷途知反,反者斯时不远而复。复者此境,本期开新,卒乃获旧。虽云旧也,或则明知为旧而心安之,或则竟无所觉,而仍自欺欺人,以为新不可阶。此诚新旧相衔之妙谛,其味深长,最宜潜玩者也。今之谈文化者,不解斯义,以为新者,乃离旧而僦驰,一是仇旧,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骛。宜夫不数年间,精神界大乱,郁郁依依之象,充塞天下。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,谨厚者蓄然丧其所守,父无以教子,兄无以诏弟,以言教化,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辘轳背驰之一大恐慌也。不谓误解之弊,乃至于此。

既假定文化为万应神膏,可不择病而施。复于新旧连续之理,大有乖悟。其误已如前述。具此两误,因有必至固然之第三误立于其后者,则文化运动之方式是也。号曰运动,必且期望大众澈悟,全体参加可知。独至文化为物,其精英乃为最少数人之所独擅,而非士民众庶之所共喻。宋玉曰:客有歌于郢中者,其始曰下里巴人,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;其为阳阿薤露,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;其为阳春白雪,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;引商刻羽,杂以流徵,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。为问一国文化之所照耀,将恃有不过数人能之和之引商刻羽杂以流徵乎,抑恃有人人可和之下里巴人乎?楚客有灵,将不使后人之读其书者,无从剖辨。然果标歌曲之名曰何曰何,以相号召,则无蕲于曲之高,惟恐其和之寡。商云羽云,无所用之;下里巴人,为其帜志,乃无疑义。信如斯也,凡为文化运动,非以不文化者为其前茅,将无所启足。今之贤豪长者,图开文运,披沙拣金,百无所择,而惟白话文学是揭,如饮狂泉,举国若一,胥是道也。间尝论之,西文切音,而吾文象形;西文复音,而吾文单音。惟切音也,耳治居先,象形则先目治;惟复音也,音随字转,同音异义之字少,一字一音,听与读了无异感;而单音音乏字繁,同音异义之字多,一音数字乃十数字不等,读书易辨,而听时难辨。以此之故,西文文言可趋一致,而在吾文竟不可能。如英文辟齿,吾译为桃,为文为语,西文俱昭然可晓。吾则闻人说桃,离其语脉,使不相属,究不识其为桃乎,陶乎,逃乎,淘乎,抑

咷乎?以著之文,桃与非桃,又一目了然,无待踌躇。因是出话之时,于本文之下,每缀语助,以憾听觉,使易摄取。如桃不仅曰桃,而曰桃子,则立辨。为与渊明作宰,同人先号,一无连系,效同辟齿,入耳即明矣。夫语以耳辨,徒资口谈,文以目辨,更贵成诵。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,有其自然,不可强混。如园有桃,笔之于书,词义俱完。今曰此于语未合也,必曰园里有桃子树。二桃杀三士,谱之于诗,节奏甚美。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,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,是亦不可以已乎。英伦小儿,学语牙牙,每为单音所苦,因于寻常日用之字,如父母童子女儿之类,别益喉音,使成长浪。父本曰达,增言达帝;母本曰妈,增言妈密;童子曰博,增言博异;女儿曰格,增言格丽。愚之长儿,生于苏格兰,小名曰康,佣保群呼,易为康庾,吾儿至今因以为号,得名曰可也。儿童对话,虽属如是。一涉笔墨,自初为文以至名家,设非如迭更司者,故作下流乡曲之语,以资笑谑,帝密异丽之词,都不更缀。而吾必以辅助单音之赘字,泥沙俱下而著之文,一何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,至于是乎!复次,为白话文者,其取材限于一时口所能道之字,是又大谬。窃谓国既有文,文可足用,则在逻辑。无论何种理想,其文之总体中,必有最适于抒写者若干字,可得委曲连缀以抒写之。能控制总体,拣出此号称最适之各字,不增不减,正如其量,道尽人人意中之所欲道而不能道,闻之而叫绝,累读而不厌者是谓文家。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。谓曰偶得,形容最妙,以知文家之能臻是域,关键全在选词。词而曰选,必其词之总积,无今无古,无精无粗,往来罗布于胸中,听其甄拔,应有尽有,应无尽无,然后能事可尽。语其总积,号曰彼有。语吾甄拔,号曰此求。知其有量,明其求法。文家之能宣泄宇宙之玄秘,职是故也。今白话文之所以流于艰窘,不成文理,味同嚼蜡,去人意万里者,其弊即在为文资料,全以一时手口所能相应召集者为归,此外别无工夫。推适之有甚么话说甚么话之说,且将以工夫为丧失文学上自然之致。香山吟曰,彼有此求两不知。既已无求,焉得有知无所知矣。媿妍之辨,决无常理。宜夫文之穷滥至于今日,而举世且以富丽得未曾有争相夸说也。白话文品之高,既如所信。而同时又以为极易,尽人可为。吾友高一涵尝告愚曰,吾人久不为文言,欲以文言说明己意,转觉大难。一涵如此,其他可知。试观今之束发小生,握笔登先,名流巨公,易节恐后,诗家成林,作品满街,家家自命为施曹,人人自诩为易莫,风流文

采，盛极一时。何莫非至易至美两性同具之新发明，导之至此。呜乎！以鄙倍妄为之笔，窃高文美艺之名，以就下走圯之狂，隳载道行远之业，所谓俗恶俊异，世疵文稚，文欤化欤？愚窃以为欲进而反退，求文而得野，陷青年于大阱，颓国本于无形，甚矣运动方式之误，流毒乃若是也。

方式之误何谓也？曰，文化运动，志在国中人人自进于文化之域，以收其利而擅其美。则其所最忌，而不可犯者，乃于文化事业中，独择一事以为标题，图以易天下也。何也，文化者无论寄于何事，其事要贵纵不贵横，贵突不贵衍，贵独至不贵广谕。而运动则非横非衍非广谕，其义无取。今以此自律背反之二义，并为一谈，登高一呼，求人响应。则若果如所求，将志纵得横，志突得衍，志独至得广谕，如吾国今日白话文之局势焉，无可疑也。适之知此局势之未如所期也，乃发为两面普及，一面提高之论。而不悟其意则是，其实乃不可能也。故愚谓此类运动，决不当求题目于文化事体，而当熟察今之阻滞文化，与后来足资辅导者何在，因树为表的，与世同追。如适之倡好政府主义，虽失之宽缓，而尚不失为一种方法。盖凡一国文化，能达于最高合理之境者，必其举国之中，上自德慧术智之士，下至庸众駑散之材，不为贵贱贫富之遇所限，不为刀兵灾疫之祸所苦，所有文教之设备，修养之日力，外于困学必需之限而宽假之，在机会均等之下，极英才教育之观。因得如曩所言，各本其性情之所近，嗜好之所安，力能之所至，孜孜为之，大小精粗，俱得一体，而于典章文物，内学外艺，为其代表人物所树立布达者，悉呈一种欢乐雍容情文并茂之观者也。然无论何时，不拘何国，国之子弟，大抵聪明才智相混，居养师保不一。贵贱贫富，级次有殊，刀兵灾疫，无代蔑有，设备以际遇而分，日力为生活所吸。彼枉其性情，抑其嗜好，销其力能，使大才中就，中才小就，小材无就，以至一国之文化渐次坠地，无从奋发者，不知凡几。于时运动起焉，方式如何，一以当时之社会情况为衡，不能一律。其在欧洲，则十八世纪以来之资本主义，乃知言者认为有妨于文化者也，哲家义士，因为社会主义以抗之。就中辈流杂出，不可究穷，而综其全观之，其谋使劳资两级，平分参与文化之权与机，乃为根本要道。盖文化者，与国民生活状况，息息相关者也。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，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。知欧洲之情事者，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，文化决无可讲。而吾农国也，工商一切之计，咸无规模，而资

本国之晏安鸩毒,乃转沉浸至骨。不此之去,文化亦无可谈。此其理味醴醴,不可殚述,惜今幅窄,未及多陈。要之文化运动,乃社会改革之事,而非标榜某种文学之事。凡改革之计划,施于群治,义于文化有关,曲折不离其宗者,从社会方面观之,谓之社会运动;从文化方面观之,谓之文化运动。愚之理解,如斯而已。

综上所述,粗释三事:一曰文化,二曰新,三曰运动。其他条理尚富,浮于本篇,即在杭州演坛所言,亦不止此。姑为发凡,取资世论。闻暑期学校,乃萃集全浙中学教员诸君为之,不同常会。愚于座间,曾以批评之批评相要,兹事体大,幸致三思。杭州又为适之卧游都讲之所,正负质剂,或归至当。而敦复当今豪杰之士也,学问重实践不重浮言,所主大同学院,有造于学,为全国公私各校冠。既不以愚言为不尽当,尚其纵览今古,横极东西,有以语我来。